

中国最佳 文学 作品选

散文卷

王晓君 选编

中华版图柏
条子沟
杯中百味
去南海栽一棵树
日子是一种了却
乌镇的倒影
错位之思
没有人在春雨里哭泣
被岁月和父亲所塑造
我去地坛只为你相遇
洗手

梁衡
贾平凹
从维熙
刘醒龙
何士光
张抗抗
凸凹
鲍尔吉·原野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中国最佳
文学
作品选
散文卷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最佳文学作品选·散文卷 / 王晓君编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075-4658-3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1154号

中国最佳文学作品选·散文卷

选 编: 王晓君
责任编辑: 刘新颖 胡慧华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12
责任编辑 010-5833619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6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658-3
定 价: 28.00 元

写在前面

有句俗语说：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这句话用在我与这本散文集的关系上颇为恰当。权当是一种自嘲吧。不然，那么多大家名家在那儿，我怎么说呢？

先给大家鞠一躬。

如果把文学比做一条河，我想我从出生开始就站在她的边儿上了，她的河水流淌蕴含着精神的全部芬芳和光彩。很明确地开始走上文学之路是在19岁那一年，那一年上了一所和文学有关的学校。之后20多年里所做的工作所认识的人都没有离开过文学和文字。虽然没写出什么大作也没拿什么大奖，有我的简历在那儿，大家看吧；但是我心里依然充满荣耀。就好比爱一个人，不用非得大家都认可，但是你知道你就是爱这个人，非常爱。

曾经一直以自己不慕功利为荣，年轻时没有，老了老了，就更不会了。除非是有人来找我。编写这本书是张清芳博士在河水里掀起了浪花，那一朵正好打在了我的鞋上。我和清芳也是因为文学文字结缘。初相识时我在《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做记者、编辑。我负责的小说版经常需要约一些书评，尤其是名家书评。白烨、孟繁华、贺绍俊、止庵等等这些文学大牌都或多或少地给我们写过。有一次找陈晓明老师约稿，但当时他很忙，没有时间写，他就把他的学生张清芳推荐给了我。

张清芳是山东人，颜值在我所见过的女博士当中堪称最佳，但是不讲究穿着，性格豪爽，爱笑。我们第一次见面，一见如故，又都是1970年代出生的，仅仅在文学方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她在北大读博士的最后一年里，给我写了不下20篇书评，速度之快质量之高让我叹服。从此后就再不想跟她导师约稿的事儿，开会时偶有碰到陈老师，就只说感谢他把清芳介绍给了我。

最近三四年里，除了节假日，每天与我八小时相伴的文学类别就是小说和散文。这也是我的工作。当爱好和职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生活也变得享受和绚烂。在这个追名逐利登峰造极而阅读又相对低迷的功利时代，让人拿出大量时间去阅

读，奢侈而又苛求。于我而言，工作即是阅读，从阅读中选择精华篇章，奉献给《作家文摘》的百万读者。所以当这本书的策划找到我的时候，恍惚间仿佛宿命：我在这里，已等了你好多年……

这些年所看的散文小说实在是太多了，且大都发表在国内优秀的期刊杂志报纸上面。《作家文摘》受版面字数限制，诸多好作品不得不忍痛割爱，应该说，割了太多的爱。那天，当张清芳博士跟出版社编辑来谈编选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眼前一下子掠过很多作家和散文的名字，何士光老师的《日子是一种了却》，梁鸿鹰老师的《安放自我》，南帆老师的《出境》，刘醒龙老师的《去南海栽一棵树》，还有闫红老师的《春天只发生一次》等等。这些文章在我心里日积月累，已经变成了一个高高的债台；而这次选编，终于让我在这本精华文丛中找到了安放它们的地方。

作为一个编辑，我想把我看到的最有力量的最美丽的打动人心东西汇聚在一起，呈现给读者，是无尚的幸福和荣耀。肯定会有许多遗漏和不足之处，请专家和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感谢清芳。感谢华文出版社，感谢这本书责任编辑胡慧华博士付出的辛苦。

特别感谢彭程老师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我是通过朋友邀请他来做序的。最动人的话语，莫过于朋友在电话里传来的那一句：选得文章都非常好，彭程也说好。

王晓君

2016年12月

我们为什么喜欢散文

彭程

人们到处在生活。生活裹挟着每个人，如同空气将身体缠绕。

就像每个人相貌各异一样，每个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生活。就其本质的意义而言，它们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无法复制的，就像指纹，是独特的“这份”。

因为独特，也便值得诉说、交流和记忆。而写作便是最好的方式之一。

当然，也可能有人会说，这就是写作的理由吗？经历过，感知过，也就够了，最多在内心里自己咀嚼体味一番，未必要诉诸文字。

有这种想法的人，显然是不十分了解写作的意义，或者缺乏切身的写作体验。首先，倾诉是人的一种本能，就像容器里的水满了要漾出来一样自然。而经由文字来将所感所思记录下来，要远胜过口头的表达。与写作这一外在行为相同步，是经验的整理，思绪的梳理，模糊的化作清晰，粗糙的变为细腻，从飘忽的情感烟云中触摸到灵魂的真实状态，由零碎断片的感悟里演绎出完整系统的理念——文字起到了绾结、显微、扩张、提炼等多种功效。

甚至，写作还是一种治疗，借由倾诉，可以有效纾解内心的积郁苦楚。这一点已经为临床心理学反复验证过。

当然，一切文学写作也都具有这样的功效。但其他文学样式，哪一样能够像散文这般便捷直接，所受的限制最少？它的门槛之低，是得到公认的。小说要塑造人物形象，要有哪怕是最为简单的故事；诗歌要打造意象，锤炼韵律，在拘囿中舞蹈和飞翔。只有散文，能够充分容纳形形色色的内容，能够灵活使用但又不依赖任何一种方式和手段。对于写作者来说，记叙，描摹，抒情，论理，可以任意腾挪闪躲，随心所欲。对于阅读者，它随时能够进入，也随时能够抽身而出，中断和接续自然流畅。

自由的品格，是散文最为醒目的标签。

这样，散文比较其他文体，就有了更多让人们喜爱的理由。作者在写，读者在读，各自都构成了颇为巨大的群体。作品数量更是宏富无比，姹紫嫣红，蔚为大观。

阅读散文，仿佛面对一面面镜子。

这个譬喻该是过于滥俗毫无新意了。但它之所以能够被使用到如此的地步，显然有其理由。在对生活的映照这个意义上，还有什么譬喻比镜子更为恰切呢？

在阅读一些作品时，目光在篇页字行之间扫描挪移，而一种反向的运动也在悄悄地发生。我们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它是受到所阅读的文字的叩击而发出的。作者写下的东西，打动了我们，灵魂产生了共鸣和呼应。

当然，每个读者所置身其中的实际生活，和他所读到的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通常是不同的，甚至大为不同。但文学的重要作用，正是通过差异性而反映共同性，经由个别而抵达一般，建立起不同生命之间的连接和融合。差异性并不构成阻碍理解的藩篱，有时反而激发起某种类似探险的欲望。南宋大儒陆九渊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种人性的相通，正是一切人际交往和群体行为的基础和前提。在千差万别的生活表象背后，有着很多相同的东西，至少可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相通的。

于是，从他人的文字中，我们摸到了自己的灵魂的脉搏。优秀的作品，总是能够有效地表达出我们“心中所有而口中所无”的东西，包括那些可以朦胧地意识到但难以清晰地辨认的东西。感情的种种状态，自尊和自卑，勇气和怯懦，激情澎湃或者沮丧颓唐，在作者身上发生过的，同样也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潜意识里，我们不满足于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对生活的解释，常常希望获知别人是如何评说的，虽然对此未必意识到也未必愿意承认。而散文，不动声色地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在看，看不同的作者在各自的作品中，如何观察和感受、分析和剖解，而在阅读的某一时刻却惊愕地发现，分明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作为读者的我们和作者重叠了。

因此，说散文是一片镜子，实际上是说别人成为了自己的镜子。

生活在此处，生活也在别处。与那些促使人更深入地认识自己的生活的作品相并行的，是另外一些散文，它们更多地呈现了某些异质的东西，是对我们熟谙的生活的补充和伸延，是生活朝向无垠和阔大的展开。这些东西格外让人着迷。一个人的生活总是受到局限，但他的灵魂又总是向往超越。这一点来自人性的某种特质。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不但是儿童，成人也同样受到远方和陌生的召唤，尽管具体内容不同。这种他者、远方，既是物质形态的生活和

存在，同样也体现为精神生活、情感呈现、价值追求的千姿百态。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王小波，人们对罗素的那句话“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有了广泛的认知。尽管其本意是伦理学上的，但也完全可以从审美维度加以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散文像什么？或许更接近一台望远镜。

还需要谈到的一点是，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在某一类优秀的散文中，常常能够看到作者和他人、个人与社会的连接。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一篇作品的字里行间，却能折射出历史的波诡云谲，时代的风云际会。这样的散文，从具体的经验和存在的局部迈步，通向的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构，一种时代精神的整体状态。这样，散文就不是一己悲欢的展示厅，个人才智的操练场，而和广大、辽阔连接。这种品格，也使得它自己得以在重要性的位阶上拥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等级。

总之，散文试图描绘和解释广阔的生活。它有雄心也有本领。

人们喜欢散文，最根本的理由也与此有关。它有效地帮助我们建立了和生活的联系，同时又将无尽的可能性向我们敞开，摆脱个体存在的有限性。它让我们有了更长的手臂，触摸这个世界；它让我们有了更好的视力，观察这个世界。并且在每一次端详中，能够调焦我们的目光，从宇宙之大，到纤毫之微，靡不尽显，栩栩如生。

综合考虑它的功能，散文又仿佛是一部功能强大的照相机。

一篇散文，总是要聚焦于某一种具体的生活形态，撷取的是生活的局部、侧面，有时甚至是细节，他的感受和思考，便从中孕育生发出来。每个人都写下属于自己的那一生活感悟，那么多篇散文，就是容纳和展现了多重生活。因此，一本散文集的形成，便是一次对丰富生活的广角扫描。

在这本散文选集中，可以看到这种朝向辽阔广袤的扩展。作品成为有力的证人。

经历和遭际，无疑最能直接孕育感悟。在《安放自我》中，梁鸿鹰追忆了他的童年少年时代以及和家人间的关系，惊异地发现了基因遗传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但正是摆脱庸常黯淡的生存的叛逆冲动，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让他拥有了另一种品质的生活。文学中古老的“审父”主题，被注入了某种新的蕴涵。有关生与死、命运与苦难的诘问，作为厚重的背景，生动地烘托和映照了这一主题。陈新《植满时间的疼痛》，同样执着于对父子间紧张关系的打量。从恨到爱的巨大转折，凭借的是时光的力量。随着日子的积叠，对人性的复杂性的理解也在缓慢生长，宽容的情感丝线日渐被编织进入血缘的纽带。何士光《日子是一种了却》中，女性取代男人

成为主角。农村岳母对于自己“当家人”的身份的执着，达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从这种偏狭背后，作家看见的是灵魂深处的盲障。多年来潜心精研佛教，让他思索萦系其间的机缘和因果、是非和得失、牵挂和了却，赋予了一种同情的理解。吴昕儒《片断与完整》是一部缩微的家族史，我们看到了鲜明的个性，乖谬的时代，看到了它们的相互纠缠如何塑造了一个人的命运。一家人的坎坷遭际，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风云的阴晴晦明。

器物和环境，常常成为写作灵感的另外的丰富泉源。柳宗宣《绿色邮差》中，邮筒，邮局，穿着绿色服装的邮递员，长久以来曾经是一个人和远方、一个漂泊者与故乡的纽带，负责盛放和传送他们的情意和牵挂，向往和梦想。其中的万千滋味，已经被今天迅疾如闪电的手机短信微信稀释殆尽。生活可以引领生活，呼喊能够收获回声。杨海蒂《我去地坛只为与你相遇》，印证了文学所拥有的力量。史铁生的一篇杰作，让一座古老的园林成为一种观念性的存在，关于宿命，关于爱情，残疾与健全，隐忍和抗争，文字间渐次显现并展开了精神的谱系，仿佛盛夏园林中的草木一般丰富葳蕤，每个人或早或迟都能够从中获得一份启示。作为精神的外在对应物，散文并不挑选特别的物体或者处所。李培禹《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写的是插队时知青点附近的小河，从内容到写法都并不新鲜，但读后仍然让人慨叹不已，根由就在于它诉说的是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的记忆。青春交织着懵懂和憧憬，“只是当时已惘然”，以其深厚的人性基础，能够唤起最广泛的共鸣。

庄子说过“道在屎溺”，用词虽然不够雅驯，却有效地比况了道之无所不在。散文亦然。衣食住行，爱恨情仇，歌哭悲欢，生老病死，天地万物，季节递嬗，都是散文驰骋的疆域。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收入这部散文集中的诸多篇什，是印证也是注释。一边是母亲对成长中的儿子的牵挂期待（指尖《最远的，最近的》），一边是儿子从母亲那里领悟到什么是面对生活的恰当姿态（凸凹《错位之思》）；一些情感、行为，总是和特定的生命阶段相关，但往往会影响了整个人生的走向（闫红《春天只发生一次》）；空中有鸟，地上有人，便有了家园感。如果能够认识到人类和自然万物都是“生命共同体”，便不难理解作者将鸟巢看作“宇宙的中心”的譬喻（东君《宇宙的中心》）。总之，话题的林林总总，对接了生活的纷纭丰富。

不少作品，实际上是对数量相对有限的母题的反复陈说，仿佛音乐里的变奏曲。张大威《惜青丝》从一缕缕秀发的脱落，感叹时光的剥夺，生命的匆促，应该说是一个并无明显新意的话题，但出色的表达功夫，依然可以推陈出新。这个话题推究下去，就必然会涉及到生活以及写作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固然如西谚所

云“太阳底下无新事”，一切存在的人和事物连同其运动，从本质上看，都不过在时间长河中的反复的重现和轮回，但每一种具体的生存，诉诸文学就是每一次表达，仍然有其独立的价值。这源于生命的个体性，生存经验的不可复制性，即便极为相似的体验也有些许差异，即便十分相通的感受也烙上了作者自己的印记。在言说之后的言说，表达之上的表达，却因为渗入了独特的个性——哪怕只有一点——而不会让人感到厌倦。这一点，可以说正是艺术的魅惑力和绵延的动力之所在的一个重要方面。

也许有必要给予表达以更多的关注。言说什么之外，怎么言说也是一个问题。20世纪初，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思潮的俄国形式主义认为“形式即内容”，并非只具备纯粹工具的功能。结构、语言等，都参与了内容的构建。比如说，直抒胸臆是人们听得较多的对散文写作的要求，但是针对某些题材，写作者的平静、超脱甚至冷漠，造成某种间离感，也许更能烛照对象内在的本质。在《出境》中，南帆延续了他一向对于技术与人的关系的思考，这次是从手机自拍器切入。视觉时代，影像泛滥，身体登台，思想退场。技术不停歇的发展为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今天欲望也借助它而膨胀宣泄，以至于要扭转生活，扰乱世界的等级秩序，改写被信奉已久的价值和信念。“景观社会”必然伴生某种新的文化，如何定义和评价它们？行文挥洒自如，鞭辟入里，既机智又冷峭，我们仿佛看到作者嘴角上的一抹嘲讽的笑意。

写到这里，我们就比较容易为一本由多人作品汇成的散文集定位了。

如果诉诸譬喻，那么不同的生活，具有不同的容貌和形态。或澄澈若林间小溪，或安祥若秋日池塘，或幽深若百年古潭，或奔腾若钱江之潮，或曲折若黄河九转，或辽阔若三江汇流。它们汇聚起来，就是一片浩淼博大的水体。这里水光潋滟，浪花飞溅，在某些地方，甚至惊涛裂岸。

一本散文集，就是对这样的生活的某种折射。

生活之水幻化为文字，经由目光的通道，进入我们的灵魂，给它注入某些东西。它们是关于情感，关于理性，关于人性，关于对世界的认识，关于对生命的期待。它渐渐地丰富和提升了我们，真实并且生动，缓慢然而确凿。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喜欢散文。

目 录

中华版图柏·····	1
在母语的屋檐下·····	7
出 镜·····	14
去南海栽一棵树·····	20
日子是一种了却·····	26
收脚印的人·····	43
没有人在春雨里哭泣·····	51
片断与完整——献给母亲·····	53
大河家·····	63
迟到的觉醒·····	65
错位之思·····	75
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	78
春天只发生一次·····	81
杯中百味·····	84
伴酒一生·····	87
环佩叮当·····	90
镜中映像·····	93
流放者的天空·····	95
绿色邮差·····	110
年不圆·····	117

条子沟·····	121
马家胡同的忧伤·····	126
陈忠实为我们改稿·····	131
我去地坛只为与你相遇·····	135
我们仨·····	142
我的瞎话时代·····	145
洗 手·····	153
惜青丝·····	157
乌镇的倒影·····	162
植满时间的疼痛·····	167
风从石门过·····	177
玩 家·····	187
宇宙的中心·····	191
东瀛三章·····	203
告 别·····	210
感谢身体·····	213
阁 楼·····	216
狗事儿·····	221
作为村的深圳·····	227
被岁月和父亲所塑造·····	236
最远的，最近的·····	242
因宁静而清醒·····	252
清明时节悼岳父·····	256
滴水之恋：我的鲁迅文学院梦·····	259
父亲一生的六个别致场景·····	267
十四岁，我的世界·····	279

中华版图柏

梁 衡

在晋、陕、蒙三省区的交界处有一座山名高寒岭。它是长城内外的分切点，又是万里黄河的拐弯处。能在这里远眺河山，遥对青史，是一种幸运。孔子说登泰山而小天下，惜其不知他身后还有更大的天下。

高寒岭，其名“高”，海拔1426米，为周边之最，由此向北直至外蒙古一马平川；其名“寒”，冬季最冷时零下31度，冰雪盖野。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竟生长着遍野的松柏，绿满沟壑，一望无际。而岭的最高处，有一棵柏树，树冠的剪影极像一幅中国版图，被称为“中华版图柏”。就在这棵树下不知演绎了多少有关中国版图的故事。

大约在孔子那个时期，这里属于晋国的地盘，又是游牧经济区与农耕经济区的交汇点。各民族、各诸侯国、各地方势力纷争不断。长期以来，拉锯式争夺留下的一大痕迹就是长城。从秦代到明朝，这个巨大的战争工事，不断地增修改建。从这里辐射出去的军事、政治力量，逐渐改变着中国的版图。而这棵树却一直在冥冥中静静地观察，悄悄地记录，时长日久，它也竟变成了一幅版图，定格在高寒岭上。

我是2013年初上高寒岭的。当时为扶贫开发，人们刚发现了这块沉睡的荒野。大家惊奇地奔走相告，说山上有一棵极像中国地图的柏树。我上山后也为之震惊。只见这棵柏树独立在山巅，于蓝天白云的背景之上映出一幅逼真的中国地图，而它的脚下，千山万壑里全部填满了各种形状的松柏，郁郁葱葱，绿满天涯。我信造物有缘，凡自然之物形有所异者，必是上天情有所寄，理有所寓。于是便遍访当地人士，翻寻史志，搜求典故，以证其奇。自那年上山之后就念念不忘，连续三年，年年来参拜，时时在寻思。

柏树是一种很长寿的树种，在中国大地上三千年的柏树并不少见。我的家乡，太原的晋祠公园里现在还有周柏唐槐，小时常去摸爬，印象很深。那年，从宝鸡到西安，过周公庙，三千年的柏树更是成排成行。柏树性喜阴耐寒，专在背阴、积雪、崖畔处生长。其根或深扎黄土，或裂石穿墙，或裸露崖上，随山势地形奔突屈

结，天赋其形，鬼斧神工，常是根雕的好材料。因柏多生崖畔，又俗称崖柏，生命力极强。其木质耐腐，且有一种淡淡的芳香，所以古人常用来做棺木，以图不朽。其品种很多，有侧柏、圆柏或桧柏。高寒岭上的柏为侧柏，叶扁平如纸，片片成羽，厚厚地叠加在一起，成一团绿云。不过老百姓称之为降龙木，据说佘太君手里的拐杖就是这种木头。

这里演绎的第一出版图大戏是在北宋时期，而且竟与范仲淹、欧阳修等名人有关，这是我过去绝没有想到的。赵匡胤结束了五代纷争统一天下后，宋王朝的北部边界到此为止。但边墙外还有两个外族政权正对它虎视眈眈。这就是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和契丹族建立的辽。夏、辽、宋，又是一部“三国演义”。西夏在其首领李元昊的率领下十分强悍，不断南下袭扰，宋丢城失地损失惨重。因为赵匡胤是武将出身靠兵变得天下的，所以宋代实行抑武扬文的政策，文臣带兵。一般人都知道范仲淹、欧阳修的文章好，他们的名字永存在《古文观止》上，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还金戈铁马，将文章写在北方的冰天雪地上和大漠黄沙中。范仲淹的那首著名的《渔家傲》词，就是写他在北地带兵戍边的战争生活：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有一个版本就名《渔家傲·麟州秋词》。词中紧闭的孤城即指麟州，就是现在的神木，距高寒岭不到25公里。

当年西夏十分强势，宋政治军事的腐败导致前线连吃败仗。朝廷没有办法，于康定元年（1040年）起用范仲淹。范因为敢于说实话，议论朝政，给皇帝和太后提意见，这之前已经三次被贬在外。他受命后不计个人得失，从秀丽的浙江赶赴荒凉的西北，三个儿子都先后随他来到前线。这年他已52岁。他到任后不急于出战，狠抓军事训练，选拔当地将领，积极修筑工事。又改革兵制，强调兵将一体，将领身先士卒。宋制，一旦入伍终身为兵，为防逃逸就在士兵脸上刺一个字。范认为这太伤人格，是对士兵的不尊重，下令改刺于手心。又允许军队带家眷，在边地实行屯垦。经过三年的努力，又打了几个胜仗，宋渐从颓败中回缓过来，双方遂成相持之势。西夏人忌惮范，说他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宋仁宗说有范仲淹在前线，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范当时率军主要在今延安到甘肃一带的西线作战，宋仁宗于庆历四年任范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并赐黄金百两，要他去今山西及陕西的神木、府谷一带的东线视察。原来，当时宋对夏、辽作战的大本营是河东，即现在的山西。高寒岭东边的麟州要塞，孤悬在黄河之西，每年要从河东供应粮60万石，草120万车，负担很重。因此朝中有人主张弃守麟州。皇帝要他去实地调查拿个主意。范主张力保麟州，并将皇上赏他的黄金全部分给守边将士，激励大家保家卫国。他又加修工事，招流民三千户，免其赋税，恢复边地经济。这年，朝里又派时为谏官的欧阳修前来调查。欧调查后支持范的做法，上奏折说：“麟州天险不可废，麟州废，府州（即现府谷县）则不可守。河东州县则不安。”并建议皇上批准将今山西北部的忻、代、岢岚等地开放，耕种实边，进一步雄厚周边地区的经济实力，就近供应前线。欧阳修还提出一项用当地土人将领（他称之为“土豪”）的政策。他在奏折里说：“今议麟州者，存之则困河东，弃之则失河外。若欲两全而不失，莫若择一土豪，委之守麟州坚险，与兵二千，其守足矣。……其当自视如家，系已休戚，其战自勇，其守自坚。”传统戏《余太君挂帅》中的余家，就是宋时在这里世代守边的一大“土豪”家族。朝廷对之十分信任，最高时官授一品。余家，其实姓折，在当地二字同音。前年宋史专家还在府谷开了折氏专题研讨会。

范、欧二人视察高寒岭是在庆历四年。一说到这个年份，人们就会想起中学课本里读过的《岳阳楼记》，开头第一句就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范、欧、滕三人是好朋友，都属于当时的改革派和主战派。范仲淹与滕子京还是同一年的进士，曾被一同派到现在的江苏南通治海修堤，风高浪大，当时许多人想打退堂鼓，惟范、滕二人于海浪中屹然不动，互引为知己。后来命运又把他们从东南沿线推到西北大漠，范在庆阳前线统兵作战，滕在当地任地方官，积极支前保证供应，交情愈厚。这时朝中的保守派找了一个机会，诬告滕劳军时多花了钱，要判他入狱。范仲淹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说这样将会让前线的将士寒心，以后谁还替你守边？滕才得以免罪，但还是被贬到了巴陵郡。他到任后毫不气馁，励精图治，两年后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这时他想到了两个出生入死的朋友，便分别给范仲淹和欧阳修各写一信，希望他们每人写一篇岳阳楼记。这实则是借楼明志，以记其壮。滕在《求记信》里说：“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临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在他眼里只有范、欧二人才算得上“雄才巨卿”。这封信现还存《岳阳县志》里。但不知为什么历史没有留下欧阳修的文章，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却成了千古名篇。范的这篇文章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洞庭湖的波涛浇胸中的块

垒，大写他们的改革经历和人生况味。是他“庆历新政”政治改革的文学表达。

一般人只知道江南水乡洞庭湖畔，渔舟唱晚中的岳阳楼，何曾想到这塞外的高寒岭，也是范、欧、滕三人友谊和那一段历史的见证。岳阳楼是一座人工的砖木建筑，是庆历改革同仁们的南方坐标，而这高寒岭上的版图柏，则是他们的北方坐标。不过更珍贵的，它是一个活着的生命，一个活着的坐标。岳阳楼是一件文物，版图柏是一棵古树，这说明记录历史可以是文字、文物，也可以是古树。而树木又是最忠实无言的、活着的、青枝绿叶、有汁有液、有情感的记录。现测得这棵版图柏的树龄已971年，当地人说是范、欧来时所栽。这虽无确考，但这棵树的确是见证了范、欧二公翻山越岭，踏冰卧雪，筑寨守城的。也见证了庆历新政的改革派们忧国忧民、爱国报国的思想。现在人们已在高寒岭上造了一座“范欧亭”，纪念他们的功绩。说也奇怪，我三次上高寒岭都是在深秋之际，每当我登高一望，看沟壑起伏万木萧条之时，就想起欧阳修的《秋声赋》：“秋之为状也，其色彩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色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范、欧是在历史的天空烟霏云敛，天高清明之后才逐渐显露出来的人物，而这棵版图柏历经千年风雨的扑打，浑身已刻写出道道的皱纹，它俯瞰群山，岿然不动。当年宋夏之争时，它挺立在这里是国境上的一根界桩，而现在，一千个春来秋去，它还在这萧条寂寥的高寒岭上守望着北疆，守望着历史。

高寒岭上演绎的第二出中国版图大戏是在清康熙年间。原来明清之际，在今新疆伊犁河一带兴起了一支准噶尔蒙古族，到康熙时在其首领噶尔丹的率领下已称霸中亚。其势力东起兴安岭，西到伊犁，时常南下侵城掠地，抢夺人口，成了悬在大清北天上的一团乌云，也是压在康熙心头的一块石头。庆父不除，鲁难未已，噶尔丹不除，大清难宁，北部边境的版图无法完整。康熙决心反击，连续三次御驾亲征。

第一次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从兴安岭西麓南下，直逼北京。37岁的康熙出古北口与噶在今河北、内蒙古交界的坝上草原相遇，打响了史上有名的乌兰布通战役。茫茫草原，无险可守。噶尔丹也真不愧为一个奇人，便命将一万头骆驼缚腿卧地，环列为城。驼背上搭以箱笼，蒙上湿毡，士兵依为工事，施放火器、弓矢，号“驼城阵”。这恐怕是中外战争史上唯一的一次以骆驼为战斗工事的战例。清军以火炮攻“城”，只可怜了那些无辜的骆驼。那年为写秋季的草原，我去过这个地方。草地上有一个小湖，倒映着蓝天白云，据说当年湖水尽为血染。时康熙的舅父为将，亲自上阵与敌格斗，牺牲于此，这湖后来就名将军泡子。可想当时战斗的惨烈。是役清军大胜。噶兵败后逃到今蒙古国西部的科布多。1695年，噶

又率骑兵3万南侵。第二年，康熙又率兵出独石口（今河北赤城）开始了第二次亲征，直将噶尔丹追击至今外蒙古乌兰巴托东南。噶尔丹几被全歼，他只率数十骑逃脱。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再鼓余勇发起了第三次亲征，对噶尔丹最后的清除。出发前他谕示山、陕、甘三省巡抚，一切费用即由中央拨付，不得借机再向地方摊派，扰累百姓。康熙2月29日从府谷刘家渡过黄河，3月4日在高寒岭住一宿。第二天一早醒来，朔风刺骨，寒气逼人。他登上山顶，手扶着古柏，向北瞭望，但见群山起伏，白雪皑皑，一望无际。不由想起前方的将士，抛家离乡，爬冰卧雪地守护边疆，心中一阵感动，便口占诗一首《晓寒念将士》：“长河冻结朔风攒，带甲横戈未即安。每见霜华侵晓月，最怜将士不胜寒。”壮丽的河山，强大的军容，更激励了这位马上天子，不灭强虏誓不罢休的壮志。这时恰逢噶尔丹在伊犁的老窝发生内乱，康熙乘势挥师西进，风卷残云。3月13日噶尔丹败死，清军大获全胜。4月7日胜利班师的康熙又高兴地赋诗道：“黄舆奠四极，海外皆来臣，莫言漠北地，茕茕皆吾人，六载不止息，三度勤征轮，边拆自此静，亭堠无烟尘……”他对部下说，朕两年之内三出沙漠，栉风沐雨，并日而餐，千辛万苦就是为了立强国之大业。确实我们应该感谢康熙三次北地亲征，前后八年，现在的中国版图基本上是他那时奠定的。

康熙这几次亲征除平定叛乱外，还调查研究解决了两件大事。

一是不修长城。1691年5月，康熙第一次征噶尔丹之后，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辖的那一段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坚决不同意，他批示道：“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以康熙这样一个满人皇帝，却能熟悉儒家经典，洞察历史，得出“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的结论，要把长城筑在民心上，真是难能可贵。这也是清朝能立国260多年的原因之一。康熙的“民心长城”含多项内容，如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多民族共处，沿用科举制度，用汉官，修《康熙字典》，编《四库全书》等。

第二件大事则是开放禁地，蒙汉融合。原来，清王朝开国初期为避免蒙汉两族的矛盾，在晋、陕、蒙边境，沿长城一线划出50里宽，一千里长的缓冲地带，俗称“皇禁地”。蒙民不得放牧，汉民不得种地。这次他过高寒岭，看到边地蒙汉两族民众生活艰难，便下令逐步开放禁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他下令：“有百姓愿意出口种田，准其出口种田，勿令争斗。”第二年，山西、陕西的汉民即纷纷拥入准格尔旗开垦土地。这就是后来绵延数百年的走西口的由来。先是允许边民春去